

漢語動詞雙音化過程中的形式選擇和功能表現

董秀芳 [Xiufang Dong]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

以往文獻對於漢語詞彙雙音化中具體是什麼樣的雙音形式替代了什麼樣的單音形式及其中的選擇規律缺乏研究。本文以動詞的雙音化為考察對象，重點討論的是動賓式和動補式這兩種雙音複合模式與單音形式之間的對應規律，發現雙音化時不同的形式選擇與原單音動詞不同的詞彙語義特徵有關。不包含內在終結點的動詞雙音化時，傾向於選擇動賓式。動賓式雙音複合詞和原來的單音動詞形式相比，有的是增加了動詞部分，很多情況下增加的是輕動詞，原單音動詞變為賓語，可以轉類為名詞而成為名詞性賓語，也可以仍然保持動詞性而充當謂詞性賓語；有的是增加了賓語部分，或者是增加一個原單音動詞詞彙語義中本就包含的受事成分作賓語，或者是增加一個環境論元作賓語；還有的是採用了與原來的單音動詞完全沒有相同之處的動賓形式。包含內在終結點的動詞在雙音化時傾向於選擇動補式，詞彙語義中所隱含的結果狀態比較顯著的單音動詞傾向於在前面添加一個動詞來構成動補式雙音詞，而詞彙語義中所隱含的結果狀態不顯著的則傾向於添加一個虛化的補語來構成動補式雙音詞。內部結構不同的雙音形式對應不同的功能特徵。

關鍵詞: 雙音化, 詞彙化, 動詞, 詞彙史

1. 引言

詞彙的雙音化是漢語歷史上最為顯著的變化之一。雙音化深刻地改變了漢語詞彙的面貌，使漢語詞庫從以單音詞為主體發展為以雙音詞為主體。董秀芳 (2011[2002]) 描寫了漢語的詞彙化現象並總結了其中的規律，指出漢語雙音詞除了聯綿詞和音譯詞之外，最初都是經歷了詞彙化的過程由非詞形式演變而來，後來當複合構詞法出現之後，雙音詞就可以直接從構詞法產生了。

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於雙音化的宏觀過程已經有了不少統計說明，比如指出在某一歷史時期或某一部專書中，雙音詞占多大比例。但對於雙音詞替代單音詞的具體方式及其中的規律尚缺乏考察。詞彙化的研究談到了雙音非詞形式如何變為詞，但對於雙音詞與單音詞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對應模式與規律，也未做具體說明。過去的常用詞演變研究，較多地集中在單音詞的歷時更

替上(比如汪維輝 2000),而對雙音詞替換單音詞的過程與規律都缺乏研究。雙音詞替代單音詞的具體方式及其中的規律是涉及到漢語詞彙史的大問題,值得深入考察。

漢語詞彙的雙音化過程本身是很複雜的。雙音化的情況不都是簡單的一對一式的,即原來的一個單音詞對應於後來的一個雙音詞,而往往是一對多、多對一或多對多的,即原來的一個單音詞與後來的幾個雙音詞對應,或原來的幾個單音詞與後來的一個雙音詞或多個雙音詞對應,從而出現錯綜複雜的局面。而且所謂單音詞與雙音詞的對應也只是大致的對應,即所指基本相同,雙音詞的意義和功能與原來的單音詞總是會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

比如,古代漢語的單音詞「怒」用法眾多,既有動詞用法,也有名詞用法,在動詞用法中,既有自動用法,也有使動用法,因此有多個現代漢語雙音詞的對應形式。

「發怒」、「生氣」、「發火」(都是動賓式雙音動詞)代替了如下「怒」的這種自動用法:

- (1) 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孟子·梁惠王下》)

「憤怒」(並列式雙音動詞/名詞)代替了「怒」的自動用法和部分名詞用法,如:

- (2)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孟子·離婁上》)

- (3)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詩經·大雅·生民之什·板》)

「激怒」(動補式雙音動詞)代替了「怒」的使動用法,如:

- (4) 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 (《左傳·僖公十四年》)

「怒氣」、「怒火」(都是偏正式雙音名詞)代替了「怒」的部分名詞用法。如:

- (5) 王怒未怠,其十年乎? (《左傳·僖公十三年》)

在「怒」的雙音化中,不同義項選擇的雙音化方式是不同的,有動賓結構、偏正結構、並列結構、動補結構等多種選擇。可見,同一個單音詞雙音化的形式選擇就可以有多種。

動賓式的雙音動詞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明顯的詞彙化過程。比如,上面提到的「發怒」、「發火」、「生氣」三個詞都是動賓結構,語義相近,都經歷了詞彙化的過程。

從產生順序上看,「發怒」大約在六朝時期變成不及物動詞,如:

- (6) 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
(《三國志·魏志·張繡傳》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生氣」作為心理動詞大約產生在宋代,如:

- (7) 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壩煩惱，遂成咽塞……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
(宋范仲淹《與中舍書》)

「發火」最早用例見於清朝。如：

- (8) 文七爺發火道：「難道我冤枉你們不成！既然東西在你們船上失落掉的，就得問你要。」
(《官場現形記》第十三回)

可見，語言中不排斥產生同義形式，在雙音化的過程中，不同歷史時期通過詞彙化產生的同義雙音形式可以都以單音詞的替代者的身份進入詞庫。

「發怒」、「生氣」、「發火」所指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小的差別：「發怒」和「發火」前面都不能加程度副詞，「生氣」的前面可以加程度副詞，可以說「很生氣」、「有點生氣」等。而原來的單音動詞「怒」也可以受程度副詞修飾，如可說「大怒」。可見，「生氣」在性質上與「怒」最為接近，「發怒」和「發火」與「怒」在功能上不完全相同。

不同語義類型的動詞在雙音化方面有不同的表現。有一些常用的典型的動作動詞沒有發生雙音化。比如，表示身體姿勢的動詞從古到今雖然發生過詞語更替，發生雙音化的卻不多。比如，「坐」、「站」、「躺」、「跑」、「跳」、「趴」、「蹲」、「跪」、「爬」等都仍是單音節形式。¹ 心理動詞中發生雙音化的則較為普遍。除了上文提到的「怒」之外，其他不少心理動詞也發生了雙音化。一些心理動詞的單雙音節對應情況大致如下：

- (9) 悲/哀：傷心(動賓式)/悲痛、悲傷、悲哀(並列式)
喜/悅(說)：開心(動賓式)/喜悅、歡喜、喜歡(並列式)、高興(偏正式)
懼/恐/畏/怖/駭：害怕、恐懼、懼怕、畏懼(並列式)、恐嚇、嚇唬(並列式)
驚：吃驚(動賓式)/驚慌、驚恐(並列式)
患/憂/慮：擔心、擔憂(動賓式)/憂愁、憂慮(並列式)
思：思考、思念、思想、思慮(並列式)
疑：懷疑(動賓式)/疑惑、疑慮(並列式)/疑心(偏正式)
怨：抱怨、埋怨(動賓式)/怨恨(並列式)
愁：發愁(動賓式)/愁苦、憂愁(並列式)
恨/憾：遺憾(動賓式)
悔：後悔(偏正式)/懊悔、悔恨(並列式)

本文根據不同的詞彙語義類對漢語動詞雙音化過程中的形式選擇及功能特徵進行考察，力圖初步總結其中的傾向性規律。

雙音化的形式選擇從大的類型上看，有複合形式、派生形式、重疊形式、聯綿形式(包括雙聲、疊韻)等，本文主要考察複合形式，即考察雙音化時如何選擇構造複合形式的成分及採用何種內部結構方式。

1. 這類當中雖然有些單音詞也可以有同語義的雙音詞變體，但單音詞的使用還是很自由。比如，「跳」有雙音對應形式「跳躍」，但「跳」仍是使用活躍的基本詞。

在雙音化過程中，有時雙音形式中包含原來的單音形式，比如，雙音詞「懷疑」包含原來的單音詞「疑」。有時雙音形式中並不包含原來的單音形式，比如，雙音詞「生氣」中並不包含單音對應詞「怒」。這兩種情況我們在考察時都包括在內。雙音化後，一種情況是雙音形式徹底代替了原來的單音形式，原來的單音形式不能再作為詞來使用了；另一種情況是原來的單音形式還可以作為詞使用，雙音形式與原來的單音形式並存在詞庫中。這兩種情況在我們考察中也都涉及。

並列式在各種語義類別的動詞中普遍使用。如「撫摸」、「憤怒」、「訓斥」、「遺留」、「節約」、「壓迫」、「睡眠」、「死亡」、「倒塌」、「破碎」、「丟失」等。及物性單音動詞通過這種方式雙音化的比較多(董秀芳 2011[2002])。在當代漢語中，並列複合是動詞雙音化時最便捷的一種選擇。新的並列複合動詞可以不斷地被創造出來。如「撥打(電話)」就是一個在當代才出現的雙音動詞形式。從功能上看，原本表示動作行為的單音動詞在通過並列發生雙音化之後，名詞性增強，有一些甚至只剩下名詞用法，原來的動詞用法消失了，如「負荷」、「利益」、「履歷」、「乞丐」、「圖畫」、「知識」、「著作」、「思想」、「裁縫」等(董秀芳 2011[2002])。與單音形式相比，並列式雙音動詞在語義上的抽象性更強。如「琢磨」與「琢」或「磨」相比，明顯抽象化了。

偏正式或主謂式雙音動詞往往來自句法中自由語義的組合，融合了原來兩個單音詞的詞義，將狀語或主語的語義合併到了動詞中，偏正式的如「後悔」、「臆斷」、「品嚐」、「響應」等，主謂式的如「地震」、「日蝕」、「符合」、「膽怯」等(董秀芳 2011[2002])。有些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單音對應詞，比如「臆斷」、「地震」。也有些有單音對應詞，比如，「後悔」的單音對應形式是「悔」，「後」並沒有增加新的語義，「膽怯」的單音對應形式是「怯」。偏正式和主謂式雙音動詞的動詞性比較強，但也有轉變為名詞的，如「陰謀」。

我們要重點討論的是動賓式和動補式這兩種雙音複合模式。這兩種模式的選擇與動詞的詞彙語義特徵有一定關聯。我們根據動詞的詞彙語義特徵分為以下兩大類來進行考察：不包含內在終結點的動詞和包含內在終結點的動詞。這兩類動詞在雙音化的形式選擇方面各有特點。

2. 不包含內在終結點的動詞雙音化時的形式選擇和功能特徵

不包含內在終結點的動詞傾向於選擇動賓式來實現雙音化，主要有三種實現途徑。

2.1 添加表示動作行為的動詞以構成動賓式雙音詞

這種方式是通過添加一個表示動作行為的動詞構成動賓結構以實現雙音化。又可根據原來的單音詞詞性變化與否分為兩種情形。

一種情形是原來的單音詞從動名兼用變為純粹的名詞。比如，有一些表示自然現象的詞，像「風」、「雨」、「雷」等，在上古既有名詞用法，也有動詞用法。名詞用法習見，不煩舉例。動詞用法如：

(10)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書·金縢》)

(11)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小雅·大田》)

(12) 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 (《呂氏春秋·重己》)

後來「風」、「雨」、「雷」的動詞用法都用動賓結構的雙音形式來表達了，要說成「颶風」、「下雨/降雨」、「打雷」²等，其中的「刮」、「下」、「降」、「打」表示的是動作行為，「下」是具有使動意義的趨向動詞。「風」、「雨」、「雷」的動詞用法後來消失，只留存了名詞用法。

同類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漁」雙音化為「打魚」、「捕魚」等。「漁」作為動詞，源自名詞形式「魚」，只是在文字形式上後來產生了分化。雙音化之後，「魚」只有名詞用法了。再如，「歌」原來也是既可用作動詞，也可用作名詞，到了現代漢語中主要用為名詞了，動詞用法要說成「唱歌」或「歌唱」；「名」在後來也只剩下名詞用法，原來的動詞用法被「命名」、「起名」等雙音形式替代。胡敕瑞 (2005a) 也舉到了一些同類的例子：「華(花)」雙音化為「發花」、「敷華」、「開花」、「作花」；「城」雙音化為「築城」；「鼓」雙音化為「擊鼓」、「打鼓」；「實」雙音化為「結實」；「樹」雙音化為「栽樹」、「種樹」等。

根據 Hale & Keyser (1991; 1993) 對源名動詞 (denominal verb) 的經典分析，可以認為其中隱含了隱性的動詞成分，名詞成分與隱性動詞成分合併生成了源名動詞，以英語中的源名動詞 fish 為例，其派生過程如圖 1 所示。

前面提到的上古漢語中「鼓」、「城」、「樹」等的動詞用法也可以看作有類似的派生過程。在用「打鼓」、「築城」、「種樹」等雙音形式替代「鼓」、「城」、「樹」等的動詞用法的過程中，可以認為是用顯性的動詞性成分替代了原來的隱性動詞性成分，這樣名詞性成分就不再移位。這一變化使得漢語的分析性增強了 (參看 Huang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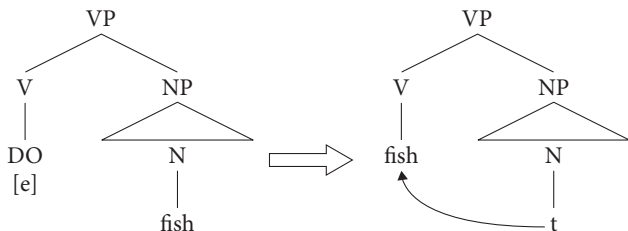


圖 1. 源名動詞 fish 的派生過程

2. 《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收錄了「打雷」,但是沒有收錄「颶風」、「下雨」。我們認為這三個形式的性質是相同的,都可以看作動賓式複合詞。像其他的一些動賓式複合詞一樣,這些詞可以做有限的擴展,即屬於「離合詞」,但這不妨礙將其看作複合詞。

另一種情形是原來的單音詞還可保留動詞用法，並沒有轉變成名詞。³ 雙音化時添加上的可以是一個語義上比較泛化的輕動詞。除了最為常見的輕動詞「打」之外(如「打獵」、「打擾」、「打扮」、「打劫」、「打造」等)，還包括表示產生義、持有義、取得義、實行義等的泛義動詞，如「發」、「生」、「起」、「著」，⁴「抱」(是「持有」之義)、「懷」、「得」、「取」、「行」、「加」、「作」等，請看以下雙音實例：「發愁」、「發怒」、「生氣」、「起誓」、「抱怨」、「抱屈」、「懷疑」、「著急」、「著惱」、「得病」、「取勝」、「行禮」、「加害」、「作揖」等。動賓形式中的輕動詞有時可以與實義動詞換用，如「打鼓」也可以說成「敲鼓」。

這一方式出現於漢代以後。劉承慧 (1999) 指出，約從《史記》開始，表述「心理狀態變化」的複合動詞就與單音形式並行，如「發怒」與「怒」、「振恐」與「恐」。到中古時期，由「發」、「感」、「興」、「生」等構成的複合形式已是表述心理狀態變化的主要形式。這些複合動詞的第一個成分很多都是輕動詞。據宋亞雲 (2017) 的調查，中古漢語時期，「生」攜帶心理動詞的用例增加很多，如：「生疑」、「生怨」、「生嗔」、「生欲」、「生惱」、「生憎」、「生憂」、「生厭」、「生羨」、「生悲」等。

2.2 添加賓語性成分以構成動賓式雙音詞

這一類又可以根據所添加賓語的語義角色而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添加一個表示受事的賓語，這個受事角色原來就包含在單音動詞的詞彙語義中。比如，「盥」被「洗手」所替代，「手」所表示的語義原來就包含在「盥」的詞彙語義中。同類的例子還有：「沐-洗頭」、「娶-娶妻」、「牧-放牛、放羊」、「汲-汲水」、「啟-啟戶、開門」等(胡敕瑞 2008)。這類動賓式雙音詞的動詞部分與原來的單音動詞可能形式不同，但表義接近，比如「洗」與「盥」表義接近。

另一種情況是添加一個非受事的環境論元充當賓語而構成動賓雙音形式。比如，「走」有一個雙音對應形式「走路」，「路」表示的是處所；「招」變為「招手」，增加的是表示工具的語義成分；「跑步」相對於「跑」來講增加的是一個類似結果的語義成分。這種非受事成分進入動賓結構中，其所起的作用也有點類似於受事，充當的是動作行為的一個假想的作用對象。

3. 句子層面的賓語可以是謂詞性成分，形成謂詞性賓語。比如「喜歡看電視」，「看電視」是動詞性短語，但可以作「喜歡」的賓語。動賓式複合詞的賓語部分也可以是動詞性的，比如，「打獵」中的「獵」。

4. 「著」的附著義與產生義相關，因為附著就會增加，增加與產生相近。

2.3 動賓式雙音詞的兩個部分都與原來的單音詞不同

有些動賓式雙音詞在形式上與原有的同義單音詞完全不同。比如「開心」和「喜」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傷心」也與原來的單音詞「悲」和「哀」在形式上完全不同。這種情況可以看作是用具有不同語義理據的雙音詞代替了單音詞。

從以上三個小節中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通過動賓結構實現雙音化的動詞原來多表現為不及物，⁵及物用法是個別的。

2.4 動賓式雙音動詞的功能特徵

動賓式雙音動詞的動詞性較強。很多學者都觀察到，相對於單音動詞來說，漢語雙音動詞的名詞性較強（張國憲 1989；董秀芳 2011[2002] 等），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點在並列式雙音動詞中最為明顯，而在動賓式雙音動詞中則弱一些，動賓式雙音動詞發生名詞化的較少。

與原來的單音詞相比，很多動賓式雙音詞可能徹底喪失及物性。比如「雨」作動詞時雖然大部分時候是不及物的，但也偶有及物用法，可以帶上賓語：

- (13)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淮南子·本經訓》)

但是，「下雨」絕對不可以帶賓語。再如，「愁」有使動用法，可以說「愁死人」，而「發愁」沒有使動用法，不能帶賓語。

動賓式雙音詞在漢語中大量存在，形成了漢語詞彙的一個重要特色。與英語相比，可以發現，英語中一批形式上是單純詞的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在漢語中的對應形式是動賓式複合詞。從語義上看，主要包括這樣三類：一類是自然現象，一類是心理狀態，一類是非外向性行為（發出動作行為的是人，但沒有外在的作用對象，很多生理現象屬於此類）。如：

- | | | |
|------|---------|------------|
| (14) | blossom | 開花(自然現象) |
| | sprout | 發芽(自然現象) |
| | worry | 擔心(心理活動) |
| | angry | 生氣(心理活動) |
| | sleep | 睡覺(非外向性行為) |
| | tremble | 發抖(非外向性行為) |
| | wave | 揮手(非外向性行為) |
| | smoke | 吸煙(非外向性行為) |
| | burp | 打嗝(非外向性行為) |

5. 那些詞彙語義中隱含受事的動詞，如「盥」、「牧」等，出現在句子中時，其後不再出現受事實語，因此是不及物的。

最典型的及物結構是人施加於具體物體的動作行為，上述三種類型的現象都不屬於一般意義上的及物場景。把這些類別編碼成動賓式複合詞，體現了漢語構詞的特點。從語義上看，這就是把一個不及物的動作行為識解為一種針對某種事物的操作，即將其分解為動作部分和對象部分。Massam (2001) 把這種動賓結構稱為「假性名詞合併」(pseudo noun incorporation, PNI)⁶，其所指在綜合性較強的語言中是會被編碼為簡單動詞的，就像以上例子中的英文單詞一樣。這種假性名詞合併結構在漢語中很多都可以看作複合詞了，而不再是動賓短語。⁷

當原來的單音詞仍保留動詞用法時，在詞庫中就形成了單音動詞與動賓式雙音動詞的詞彙變體形式。比如，「病」與「生病」、「得病」、「患病」、「鬧病」、「發病」等。它們在句中可以表達基本相同的語義內容：

- (15) a. 他病了。
b. 他生病了。/他得病了。/他患病了。/他鬧病了。/他發病了。⁸

(15a-b) 表義基本相同，但 (15a) 是對客觀事實的一種非及物性的識解，而 (15b) 中的句子則是對客觀事實的一種及物性識解(在構詞層面上的)，不過這種及物性識解不具有語言的普遍性，反映了漢語的特點，而這一特點正是在中古以後形成的。

兩種識解造成兩種不同的結構，並影響到相關的句法和語義表達。眾所周知，動賓式雙音動詞往往形成離合詞，即可以按照及物結構模式來進行句法操作，比如，修飾成分除了可以加在動詞上還可以加在賓語上，而單音不及物動詞所在句中所有的修飾成分都只能加在動詞上。如：

- (16) a. 他經常病。 (在動詞上加副詞修飾)
b. 他經常得病。 (在動詞上加副詞修飾)
(17) a. 他病得很厲害。 (在動詞上加補語修飾)
b. 他得了大病。 (在賓語上加定語修飾)

動賓式雙音形式還可以發生話題化，如：

- (18) 病沒少得。/覺沒睡多少。/路走了很多。

6. 與真正的名詞合併不同，這裡面的名詞並不是動詞詞彙語義上所真正需要選擇的論元成分。假性名詞合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名詞帶出它的同源動詞，如：捕魚 (to fish)、做夢 (to dream) 等；另一類是由動詞帶出它的同源賓語，如：唱歌 (to sing)、跳舞 (to dance) 等。

7. Huang (2015) 認為假性名詞合併在漢語中構成的是短語，我們認為，漢語中雖然有些假性名詞合併離合性高，短語特性較強，如「開玩笑」，但不少這類結構都發生了詞彙化，可以看作複合詞(大部分是離合詞)，如本文中給出的例子。

8. 「生病」、「得病」被收入了《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但「患病」、「鬧病」、「發病」未被收入詞典。這並不表明這些雙音形式在句法屬性上存在差異，只是因為它們的使用頻率有差別，高頻使用的就被詞典收錄了。

動賓式雙音動詞之所以可以形成離合詞，在地位上看起來似乎介於詞和短語之間，就是因為一方面它們是在單音詞基礎上發展而來，在語義上與單音詞相同，這方面看起來像詞；另一方面在內部結構上又平行於短語，其產生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滿足雙音的動賓形式框架的要求，兩個構成部分的語義清楚，結構較為透明，所以可以離析。

現代漢語在句法上也有創造臨時的動賓結構（即構造臨時的源名動詞）的操作，這也是把不及物的狀態識解為及物的動作行為，從而增強動態性：

- (19) 幸福著你的幸福，傷悲著你的傷悲。（語義上類似於：我和你一樣幸福，和你一樣傷悲。）

很多其他結構的雙音詞可以重新分析成動賓結構，條件是第一個成分是一個比較常用的動詞（董秀芳 2011[2002]）。比如，「洗澡」、「游泳」本來是並列結構，但被重新分析為動賓結構，可以說「洗了一個澡」、「游了一個泳」。這也證明動賓式在漢語動詞的構詞中是一種優勢模式。

從風格上看，動賓式雙音詞的口語性較強。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如果同一個單音詞既有動賓式雙音形式，也有並列式雙音形式，往往是並列式雙音形式更文雅一些，書面性更強。如「走路」與「行走」、「生氣」與「憤怒」、「睡覺」與「睡眠」、「跑步」與「奔跑」、「開心」與「喜悅」、「傷心」與「悲哀」、「流淚」與「哭泣」等，都是後一個形式（並列結構）比前一個形式（動賓結構）書面性強。在動賓結構中存在很多俗語，如：「走後門」、「穿小鞋」、「碰釘子」、「磨洋工」、「開小差」、「敲竹槓」、「背黑鍋」、「拍馬屁」等，這也證明動賓結構適合構造口語性強的詞彙性成分。

3. 內部包含終結點的單音動詞雙音化時的形式選擇和功能特徵

內部包含終結點的單音動詞一般蘊含著一個結果狀態，因此往往通過動補結構發生雙音化，其具體的實現方式又可分為三種情況。

3.1 前面添加表示動作行為的成分以構成動補式複合詞

原來的單音動詞作為動補複合詞的補語部分，另外添加的成分表示達成這一結果的具體方式。比如，「破」在上古漢語中是一個動詞，其語義中隱含結果狀態，可以出現在動賓結構中（如例（20-21）），也可以出現在主謂結構中（如例（22-23））：

- (20)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詩·豳風·破斧》）

- (21)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左傳·隱公三年》）

(22) 軍破身死。 (《呂覽·慎小》)

(23) 燕破則趙不敢不聽。 (《戰國策·燕二》)

「破」在中古時期出現了形容詞用法(胡敕瑞 2005b; 徐丹 2005)。「破」原有的動詞用法被動補式雙音詞替代,具體方式是在「破」前添加一個動詞,形成「V破」式動補結構。如「打破」、「齧破」、「踏破」、「搗破」等,添加上的第一個動詞成分表示獲得結果的具體方式,如:

(24) 屋棟摧折,打破水甕。 (後秦《大莊嚴論》)

(25) 嗔甚,複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 (《世說新語·忿狷》)

(26) 正月地釋,驅羊踏破地皮。 (《齊民要術·種葵》)

(27) 吏搗破從者頭。 (《搜神記》卷三)

同類的例子還有:飽-吃飽;醉-喝醉;中-射中、擊中;勝-戰勝;敗-打敗;斃-擊斃;大-增大;小-減小;活-救活;滿-盛滿;斷-打斷、截斷。添加上的也可以是一個輕動詞,如:開-打開、懂-弄懂。

大部分動補式複合詞的構造都屬於這種情況。以這種方式實現雙音化的動詞,其詞彙語義中所隱含的結果狀態都是比較顯著的。比如,作為動詞的「破」有一個內在的終結點,蘊含著一個結果狀態,當動作所作用的對象達到破壞狀態時動作就終結了。由於這個結果狀態對受事來講影響比較大,一般有可見的物理性的改變,因此是比較顯著的。

3.2 後面添加一個虛化的補語成分以構成動補式複合詞

原來的單音動詞作動補結構的述語部分,另外再添加一個比較虛化的補語成分,從而構成動補式雙音詞(董秀芳 2017)。比如,「遇」在上古漢語中是一個單音及物動詞,可以帶賓語:

(28) 走出,遇賊於門。 (《左傳·莊公八年》)

但到了現代漢語中,「遇」不能再直接帶賓語,必須與一個虛化的補語成分組成雙音形式「遇到」、「遇見」、「遇著」、「遇上」等之後才可以帶賓語。如:

(29) a. 他在車站遇到/遇見/遇著/遇上了他的同學。

b. *他在車站遇了他的同學。

同類的情況還有「逢」,「逢」和「遇」是同義詞,在古代也可以直接帶賓語,如:

(30)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孟子·離婁下》)

「逢」在現代漢語中被「碰到」、「碰見」、「碰著」、「碰上」等雙音形式替代。「碰」和「逢」是語音變化的結果,二者的差異只在聲母,「碰」的聲母是雙唇音,「逢」

的聲母是唇齒音，代表的應該就是一個詞。現代漢語中的「碰」在表示「遇見」義時如果不上虛化補語也不能帶賓語。

再如，動補式雙音形式「聽見」代替了「聞」，動補式雙音形式「看見」代替了「見」，動補式雙音形式「感到」、「覺著/覺得」、「悟到/悟出」、「失掉」也替代了原來的單音詞「感」、「覺」、「悟」、「失」。「看見」、「聽見」、「碰見」、「遇見」、「感到」、「覺得」已被收入《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商務印書館出版，2012)，但同類形式「碰到」、「遇到」、「悟到」、「悟出」、「失掉」未被收入。其實這樣的組合可以看作已經詞彙化了，只是目前由於認識不足還未被收入詞典。

以這種方式實現雙音化的都是內部蘊含的結果狀態不十分明顯的單音動詞。比如，「遇」這個動詞有內在終結點，也蘊含著一種結果狀態，即相遇狀態，但這種結果狀態由於沒有顯性的物理狀態的改變(相遇事件對於相遇的雙方來說沒有明顯的外部可見的影響)，因此不太凸顯。

3.3 全新的動補形式代替原來的單音動詞

有些動補複合詞的兩個組成部分都與原來的單音動詞不同，也就是說由形式上全新的動補複合詞代替了原來的單音動詞。比如，「離開」代替了「去」；「睡著」代替了「寐」；「充滿」代替了「盈」等。

3.4 動補式複合動詞的功能特徵

從功能上看，動補式雙音動詞的動詞性也較強，甚至比動賓式雙音動詞的動詞性還強，動補式雙音動詞一般沒有轉變為名詞的。

動補式雙音形式也是現代漢語中能產的一種詞法模式(董秀芳 2007)，可以自由地構造出詞法詞(morphological word)。

添加動詞構成動補式複合詞的一類，原有的及物性消失，變成了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如「破」。有的原來就是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活用為及物動詞，變為動補式後，活用現象消失。如：活-救活、小-減小。

添加補語以構造動補複合詞的一類，在詞類屬性上變化不大，只是有的從自由形式變為不自由語素了。

動補式複合詞表達出了結果成分，帶有明確的完結性。動補式複合詞的大量存在表明漢語是一個注重表達結果狀態的語言(董秀芳 2017)，因為結果狀態在漢語中可以穩定地在簡潔的詞法結構中來表達，越是用簡潔的詞法方式來體現的範疇，越是一個語言中比較重視的範疇，因為越重要、越常出現的東西才會用越簡單、越規則的形式來表徵。關於語法化的研究可以證明這一點，凡是語法化的東西都是語言中常用的重要的範疇。語法化是一個儀式化(ritualization)的過程，即將高頻出現的東西用一種固定的簡潔的格式表徵出來(Haiman 1994)。

4. 結語

本文分析了漢語動詞雙音複合化時的形式選擇和功能特徵，重點討論了動賓式和動補式雙音複合模式的選擇規律。本文的發現可以列成表 1。

表 1. 本文內容總結

單音動詞的詞彙語義類型	不包含內在終結點	包含內在終結點
雙音化的形式選擇	動賓式	動補式
實現手段與選擇條件	(1) 添加動詞性成分； (2) 添加賓語性成分； (3) 由全新的動賓形式組成 原單音動詞多是不及物動詞	(1) 添加動詞性成分(結果狀態顯著時)； (2) 添加補語性成分(結果狀態不顯著時) (3) 由全新的動補形式組成
功能特徵	動詞性強、句法上及物性弱、構詞內部作及物性識解、離合性強、是動詞內部結構識解的優勢模式、口語性較強	動詞性強、能產性強、突顯結果

本文的討論表明漢語詞彙雙音化雖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但其中是存在一些模式和大致的規律的。

Huang (2015) 指出現代漢語動詞性成分有以下特徵：具有高度能產的輕動詞、具有假性名詞合併、缺乏簡單形式的完結性動詞、動詞具有非終結性等，並據此提出，相比於英語，漢語更具有分析性，漢語缺乏句法上的融合操作。根據本文的考察，Huang (2015) 所指出的這些特徵很多都是在漢語詞彙雙音化的過程中出現的。下面對 Huang (2015) 所指出的現代漢語動詞性成分的這些特徵逐一分析。

- ① 具有高度能產的輕動詞。這與本文所討論的動賓式雙音化模式有關。有一些動賓式雙音詞就是通過在原有單音詞的前面添加一個動詞性成分而形成的，當沒有合適的動詞可選擇時，就會選用輕動詞以滿足動賓式雙音複合框架的要求。比如「生」(可組成「生病」、「生氣」、「生厭」等雙音形式)、「發」(可組成「發抖」、「發怒」、「發火」、「發呆」、「發愣」等雙音形式)、「打」(能組成「打獵」、「打魚」等雙音形式)等都是組合能力很強的輕動詞，可以用來構成動賓式複合詞。
- ② 具有假性名詞合併。正如 2.4 節所論，假性名詞合併體現在漢語中的一些動賓結構上(很多是動賓式雙音複合詞)，假性名詞合併這一特徵也與動賓雙音化模式的出現及變得越來越強勢有關。
- ③ 缺乏簡單形式的完結性動詞、動詞具有非完結性 (atelic)。這是說，現代漢語的單音動詞一般不能表達完結，表達完結需要採用動補結構。正如 Tai (1984) 所指出的，「殺」雖然經常譯成英語的 kill，但二者性質並不完全相同。Kill 具有

完結性，但「殺」不具有完結性，kill 蘊含「死」，但「殺」並不一定蘊含死，因此例 (31) 是語義矛盾的，而例 (32) 並不是：

(31) ???John killed Bill several times, but Bill did not die.

(32) 張三殺了李四好幾次，但李四都沒死。

要表達完結語義，現代漢語需要使用動補結構（如「殺死」）。本文第 3 節已指出，動補複合模式是原本具有內部終結點的單音動詞雙音化時的選擇。現代漢語動詞的非完結性特徵是雙音化過程造成的，在上古漢語中是存在一批簡單形式的完結性動詞的。

這表明，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漢語的分析性提高了，而這種分析性的提高與漢語詞彙的雙音化是密切相關的。正是詞彙樣態的改變帶來了漢語句法乃至整個語言系統性質的變化。

本文對漢語動詞雙音化規律的考察還只是初步的，所考察的個案數量有限，所做分類還比較粗疏。這項工作還需要進一步深化，以便得出更為細緻的規律。

謝辭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15JJD740001) 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14ZDB098) 的資助。本文曾在詞彙學國際學術會議暨第十一屆全國漢語詞彙學學術研討會 (北京，2016 年 4 月) 和韓國中國語言學會春季學術大會 (首爾，2016 年 5 月) 上宣讀。感謝胡敕瑞教授、鄧盾博士以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參考文獻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7. Cong cihuihua de jiaodu kan nianheshi dongbu jieyou de xingzhi 從詞彙化的角度看粘合式動補結構的性質 [On the propert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alization].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6(1). 40–47.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11 [2002]. *Cihuihua: Hanyu shuangyinci de yansheng he fazhan (Xiuding Ben)*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 (修訂本) [Lexicalizati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st edn published in 2002.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17. Dongci hou xuhua wanjie chengfen de shiyong tedian ji xingzhi 動詞後虛化完結成分的使用特點及性質 [On post-verbal completive elemen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7(3). 290–298.
- Haiman, John. 1994. Ri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Pagliuca, William (ed.),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109), 3–2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10.1075/cilt.109.07hai
- Hale, Kenneth & Keyser, Samuel Jay. 1991. *On the syntax of argument structure* (Lexicon Project Working Papers 34). Cambridge: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Hale, Kenneth & Keyser, Samuel Jay.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Hale, Kenneth & Keyser, Samuel Jay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Current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4), 53–109.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u, Chirui (胡敕瑞). 2005a. Cong yinhan dao chengxian (shang): Shilun zhongguo cihui de yige benzhi bianhua 從隱含到呈現(上) – 試論中古詞匯的一個本質變化 [From implicit to explicit (part I): On an essential change of medieval lexicon].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31, 1–2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u, Chirui (胡敕瑞). 2005b. Dongjieshi de zaoqi xingshi jiqi panding biao zhun 動結式的早期形式及其判定標準 [The early forms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relevant criterio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5(3). 214–225.
- Hu, Chirui (胡敕瑞). 2008. Cong yinhan dao chengxian (xia): Cihui bianhua yingxiang yufa bianhua 從隱含到呈現(下) – 詞匯變化影響語法變化 [From implicit to explicit (part II): Lexical changes affecting grammatical changes].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38, 99–12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uang, C.-T. James.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In Li, Audrey & Simpson, Andrew & Tsai, Wei-Tien Dylan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1999. Shilun shichengshi de lai yuan jiqi chengyin 試論使成式的來源及其成因 [On origins and causes of the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PKU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ed.), *Guoxue Yanjiu* 國學研究 [Studies in Sinology], vol. 6, 349–386.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Massam, Diane. 2001. Pseudo noun incorporation in Niuean.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9(1). 153–197. doi:10.1023/A:1006465130442
- Song, Yayun (宋亞雲). 2017. Gu Hanyu qingdongci yanjiu: Yi “fa” “sheng” weili 古漢語輕動詞研究 – 以「發」「生」為例 [On light verb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e cases of *fa* and *sheng*].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ed.),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Historical Linguistics Research], vol. 11, 43–6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Tai, James H. -Y. 1984.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In Testen, David & Mishra, Veena & Drogo, Joseph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289–296.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00. Donghan-Sui changyongci yanbian yanjiu 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 [On the evolution of frequently used words from Eastern Han to Sui Dynastie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Xu, Dan (徐丹). 2005. Tan “po”: Hanyu mouxie dongci de leixing zhuanbian 談「破」 – 漢語某些動詞的類型轉變 [Typological changes of some verbs in Chinese: The case of *po* (to break>broke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5(4). 333–340.
- Zhang, Guoxian (張國憲). 1989. “Dong+Ming” jiegou zhong dan shuang yinjie dongzuo dongci gongneng chayi chutan 「動+名」結構中單雙音節動作動詞功能差異初探 [On the differences of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action verbs in Verb+Noun construction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9(3). 186–190.

Patterns and functions of verbal disyllabification

Disyllab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change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of disyllabification. However, we still know very little about what kind of monosyllabic words were replaced by what kind of disyllabic words and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s for the choic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disyllabification paths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monosyllabic verbs have taken and the func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syllabic words. It shows that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monosyllabic verbs determine to some degree the patterns of their disyllabification. When a monosyllabic verb is atelic, it tends to undergo disyllabification by forming a verb-object compound, either by adding a verbal element or by adding an object element. When a monosyllabic verb is telic, it tends to undergo disyllabification by forming a verb-result compound, by adding either a verb or a result component. Different patterns of disyllabification tend to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Keywords: disyllabification, lexicalization, verb, lexical change

Author's address

Xiufang D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China
xdong@pku.edu.cn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7 May 2016

Date accepted: 3 February 2017